

# 宋子文早年軼事

張 或 弛

## ——宋盛之戀與北站遇刺——

盛宣懷的崛起，發迹，在近代中國，可以說是一大奇蹟。此公字杏蓀，江蘇武進人，遜清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誕生，他以諸生納質爲主事，原是個捐班出身。不過他却仕途得意，官運亨通，從直隸州知州，也就是現代的省轄市長，做到了山東登萊青道，然後轉任北洋第一肥缺：津海關道，成爲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左右的紅人。

### 淞滬鐵路一鳴驚人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李鴻章在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任內，以其目光如炬，高瞻遠矚，極力興辦洋務，使中國邁上現代的坦途。他曾奏請開採湖北煤礦、鐵礦，用官商合辦的方式，由清廷撥借官款，派運糧糧作爲官股，一面招收商股設立「輪船招商公局」，簡稱爲招商局，這便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公私合營的新式航運機構。在距今一百年前，誠然算得上是大胆的建設，廷臣之中，大半都持有反對或懷疑的態度。只有盛宣懷是支持最力，多方鼓吹奔走之一員，招商局和湖北煤鐵兩礦之終告於成，盛宣懷厥功甚偉，從而他更其獲得了李鴻章的信任，使他成爲李鴻章厲行新政的得力助手之一。

盛宣懷的名聲轟動朝野，成爲舉國婦孺皆知的人物，還是在光緒三年，拆毀英國怡和洋行所興築的淞滬鐵路，這一場相當吃力而不討好的國際交涉，便是由盛宣懷所一手達成。距今一百年前，鐵路之在中國，是被視爲

不祥之物的。早在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上海英商即已邀請在印度築路頗有成就的英國人史蒂文遜爵士（Sir Macdonald Stevenson）來華，和中國官方籌商在中國境內興築鐵路。史蒂文遜爵士還曾擬就了築路計劃，送請清廷採納，但却被清吏婉言拒絕。翌年，英國便不經清廷許可，在北京宣武門外，興築窄軌鐵路一里有許，試行通車，是為中國有鐵路之始。可是，清廷却認為這種新奇玩意破壞風水，將會給北京城帶來災禍，旋即下令禁止，逼着英國商人拆去。但是英國人純為他們自己的生意眼着想，對此仍不死心。時隔九年之久，英國怡和洋行，又發起組織滬滬鐵路公司，修築一條由上海經寶山而抵吳淞的窄軌鐵路，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開始着手進行，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全線竣工，全長九英里，正式通車，那裡想到上海的官紳百姓，却把火車這龐然大物，視為妖魔鬼怪，驚駭之餘，人人視鐵路為畏途，怡和洋行造好了滬滬鐵路不但沒有人坐火車，反倒受够指責，挨盡罵名，推究其原因，當然是國人思想保守，民智蔽塞，原是無可奈何的事。滬滬鐵路之築成正陷於僵局，英國商人以為自己「偷雞不着蝕把米」，可巧，沒有人坐的火車居然也出了意外車禍。

由於一名清軍在鐵路上被火車輾斃，釀成了軒然大波。反對洋人在上海築路通行火車的人振振有詞的說：「洋人的火車橫衝直闖，所到之處會把人撞得粉身碎骨，在人烟稠密的大上海留此禍害，那還了得？」因此，議論紛紛，衆口一詞，大家都極力主張，這一條滬滬鐵路，非把它拆掉不可。

民怨鼎沸，顛預昏庸的清廷又在大開倒車，仍舊不以為在國境之內修築鐵路為然。因此便和英商方面引起了嚴重的交涉，上海道馮俊光反對最力，他從滬滬鐵路興工時起，便一再的加以阻止，英商悍然不聽，照修鐵路如故，英國人堅持修建這一條滬滬鐵路其實是於理不合的，因為他們一開始就用上了「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詭計，用建造馬路的名義收買由吳淞到虹口的地皮，翌年五月上海申報就首先揭露英國人的祕密，指出西商擬創設「火輪車公司」，集資銀十五萬兩，預計兩年完工，其後英國果然聘馬利遜氏 George Morrison 為總

工程師，從同治十四年（一八七四）冬天開工鳩造，馮俊光即代表中國官方提出異議，可是英商仗勢欺人置之不理。到光緒二年（一八七六）淞滬鐵路都已經修到南通養了，上海道馮俊光再向英商提出強硬交涉。同時復由北京城裡相當於現在外交部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英國駐華公使館提出正式照會，向英方極力強調一點：「一切當以條約為據，不得以條約所不載，即為條約所不禁。」

### 辦漢冶萍煤鐵公司

但是照會提出却又有如石沉大海，英國官方悍然置清廷抗議於不顧。這一年的七月三日，淞滬鐵路正式通車，一向好軋鬧猛的上海人蜂湧往觀，途為之塞。英國人把客車分為上、中、下三等，規定票價上等一元，中等五角，下等制錢二百文。須知當年一塊銀元要值一千二百文制錢，而一石白米也不過值一千二百文而已。於是坐一次頭等車要花半石米價，全長不過九英里，其票價之昂在中國來說也是破天荒的。

淞滬鐵路造成之初，也還有較洋化的中國人趕趕熱鬧，嚐嚐新鮮，但是絕大多數的中國官紳百姓依然表示激烈反對。大家都認為火輪車本身就具有高度的危險性，公然去坐那豈不是危上加危？所以為時未幾淞滬路火車便告門可羅雀，空來空往，然而英國商人却看中了中國人的弱點，越是拆除淞滬路的呼聲直上雲霄，他們越是堅持決不肯拆。

因此淞滬鐵路的存在，便成爲了普遍存在於國人心目之中的重大問題。它在考驗着大清朝廷，舉國民意，是否連區區幾名英國商人都無法對抗，在英國商人的橫蠻不講理情形之下，我們即使佔盡了道理也無處可講，事件越來越擴大，交涉經過自將爲舉國朝野一致矚目。當清代名吏沈葆楨出任兩江總督，這一場交涉便移到兩江總督衙門所在地的南京去辦，然而費盡口舌仍還是辦不出個結果。於是，盛宣懷便挺身而出，他受命和英國

外交官梅輝立展開了滔滔雄辯。

然後，便有如奇迹突然出現一般，盛宣懷居然「面斥英官，令其認過。」當面答應將淞滬鐵路歸還於我。這一次重大交涉的幸獲成功，乃使盛宣懷聲譽鶴起，扶搖直上，成爲舉國皆知的鋒頭人物。不過，當時國人很少知道他這一次交涉大有內幕。英國商人誠然答應了將淞滬鐵路交回我國，然而他們還有附帶條件，那便是准許英商在中國政府收回之前再行駛一年，收回時，清廷還得償還其築路價款二十八萬餘兩。其實英商的總資本額不過十五萬兩，除了一年多的營運收入之外，英商尚且垂手而得一倍左右的暴利。

但是這一次交涉却造成了一個叱咤風雲，炙手可熱，紅遍了半片天的盛宣懷，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十月二十日，我國正式收回英商所築的淞滬鐵路，立即將它拆毀。自此以後，我國要到光緒六年（一八一〇）方始再出現一條鐵路，那是開平礦務公司爲運煤需要，請准修築的由河北唐山至胥谷莊間的輕便鐵道，但是清廷規定，火車應以騾馬拖運。

完成收回淞滬鐵路交涉以後的盛宣懷，從而被國人一致推許爲嫻於洋務，會辦交涉的專門人才。李鴻章却正好利用這一點，他把鐵路、電報兩方面的建設工作委由盛宣懷辦。盛宣懷先自電報入手，他誦知英丹公司所設的水陸電線，漸次的在侵入我國內陸，便按照萬國公例據理力爭，終至收回了國家利權，然後他集資籌設津滬陸地電線，設立電報學堂，使中國首度有了電訊聯絡。

就在光緒二年，由盛宣懷所聘請的一名英國礦師郭斯敦，在湖北大冶覓獲了鐵礦礦苗。直到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時，方由盛宣懷將此一發現獻給了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張之洞旋即奏准開採，他先在漢陽設立了製鐵廠，可是一直拖到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主管清廷財政的戶部，始終推諉不肯担任官本。張之洞迫不獲已，只好奏准改由商辦，推舉盛宣懷負責其事，以示他的崇功報德之意。

盛宣懷立即邀同當國秉政的慶親王奕劻、以及貝勒載洵、載灃等人，以他們的官僚資本投向大冶鐵礦，一舉獲得全國四大鐵礦區之一，儲藏量達三千萬公噸，年產五十到六十萬公噸的大冶鐵礦開採權，以此爲他私人經營的第一個事業，邁上了他富可敵國，成爲中國第一位大資本家的初階。

### 獲得第七小姐青睞

由於冶鐵需煤，乃由盛宣懷聘請外國礦師馬克斯和賴倫二氏，在長江中下游一帶探勘煤礦。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馬克斯和賴倫不辱使命，替盛宣懷在江西萍鄉探勘到一處大煤礦，因此，盛宣懷便在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再組織成立漢冶萍煤鐵廠礦股份有限公司，以萍鄉之煤，和大冶之鐵，一同運到漢陽煉鐵成鋼，然後以其一大部份售于日人。

做官做到了太子少保，加宗人府府丞，郵傳部尚書，因此人稱盛宣懷爲盛宮保。私人企業，發展迅速，又使他成爲中國第一鉅富，空前未有的大資本家。除此之外，盛宣懷又復是中國紅十字會的第一任會長，在辛亥那年由於他主張鐵路收歸國有，充任粵漢川漢鐵路大臣，在四川、湖北、湖南、廣東等省掀起了民衆爭路的驚濤駭浪，辛亥革命既起，滿清遂亡。所以，當四川爭路風波起時，遜清參政院便狠狠的參了他一本。

「盛宣懷侵權違法，罔上欺君，塗附政策，釀成禍亂，實爲誤國首惡，請罪之。」不久，清廷詔下，祇給了他個奪職的處分，盛宣懷却正好借此機會附輪南下，住在蘇州主持他的龐大事業，一直到民國五年病逝，足足享上六十八年的富貴榮華。

盛宣懷死後，他所遺留的財產當屬天文數字，但是他的主要事業却在漢冶萍公司，因此，他乃以他的長子盛澤丞繼任漢冶萍公司總經理。

盛澤丞和他的二妹盛瑾如，同爲盛宣懷的繼配莊氏夫人所育，論排行應該是兄一妹二，盛澤丞是盛家大小爺，盛瑾如是二小姐，或以男女分列排行而以大小姐稱之。但是盛家向爲大家庭，探叔伯兄弟大排行制，所以盛澤丞成了盛老四，盛瑾如也就被稱作盛七小姐了，不知底蘊者以爲盛宣懷兒女如此其多，實則他膝下就只有這一男一女而已。

盛澤丞是席豐履厚，大富大貴的豪門子弟出身，一呼百諾，予取予求。他很早就染上了阿芙蓉癖，鴉片煙癮之大實已到了令人聞之咋舌的程度。他卜晝卜夜，常年一榻橫陳，隻燈相伴，每天非睡到中午不會醒來。而且他醒來之際還得由親信侍役緊閉帳門，一連向他鼻竇噴幾口濃煙，方始能使他悠悠醒轉，睜開眼睛，而且一旦醒來仍還得鴉片煙抽個不歇。像他這樣幾成廢人，又怎主持得了規模龐大，事務紛繁，在當年國內允稱第一的漢冶萍公司？因此當他接事伊始，首先就得訪求一位能够代表經營擊劃全盤業務的祕書先生。

這便是美國哈佛大學畢業的高才生宋子文先生，在學成歸國後出任漢冶萍公司祕書的由來。

當年的宋子文先生精明強幹，儀表不凡，尤其美國最知名學府哈佛大學的畢業生在國內尙屬罕觀，少年時代的宋子文先生即已爲出類拔萃，不可多得的第一流人才。由而他獲得了盛府上下的一致敬重，從盛宣懷的莊夫人以次，都敬以上賓之禮。於是，他也獲得美艷不可方物的盛七小姐青睞。盛七小姐的美麗聰慧，在十里洋場的黃浦灘則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

### 盛七小姐麗質天生

顯而易見，宋子文被漢冶萍公司所羅致，表面上是擔任總經理盛澤丞的祕書，實際上則是代盛澤丞主持公司業務。祇不過因爲盛澤丞終究是漢冶萍的老闆，而漢冶萍又是盛家最主要的事業，不得不有那麼個過門，讓

宋子文每天去一趟盛公館，向盛澤丞商議一下公司裏的公事。殊不知這一個規矩其本身不但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使宋子文不勝其煩，大喫苦候之「苦」。

就由於盛澤丞鴉片癮大，移晷作夜，他每天起床「清醒」的時間必在午後，但是那將在午後何時何刻連他自己也沒把握，有時候醒得早，有時候醒得晚，完全得看他當日的精氣神足與不足而定。宋子文多年游學國外，他是從美國回來的洋博士，自小養成了守時的好習慣，他每天準時準刻的抵達盛公館，和盛澤丞見上一面，往往會一等好幾個鐘頭，客廳枯坐，百無聊奈，白白的就攔了時間不算，多一半還會貽誤重要公務和約會。光這一點已使少年才高的宋子文覺得無法忍受，以他的脾氣，幾乎就要拂袖而去。

但是盛家的另兩位主子，盛宮保的遺孀莊氏夫人，和七小姐盛瑾如，全都曉得宋子文是當時不可多得的一流人才，漢治萍的一根台柱，對他特別的禮敬、器重，就怕宋子文不耐每天枯坐苦等盛澤丞，他若一怒而去，將會帶給漢治萍公司莫大的損失。於是，也不知道是有意，抑巧合，為公司；還是因盛七小姐的個人需要，七小姐盛瑾如主動的向宋子文提出請求，可否每天抽出一點時間，教她英文。

這每天抽出一點時間，在宋子文來說倒是不難，因為他在盛公館等候盛澤丞相晤，差不多天天都要花費一兩個鐘頭。挪出這段無聊的時光，帶便收一位女門生，教一教他最所擅長的英文與英語，豈不正好是一舉兩得，兩全其美，化虛擲白拋的時間為有用，不再等得發惱，因此，他慨然的應允了這一份額外工作。

然而，當宋子文和他的這位女門生一相見，盛瑾如的天生麗質，雍容風度，都使他頗表訝異，深切讚歎，因為盛七小姐和她乃兄的容貌舉止相距何止以道里計。盛七小姐非但是名門閨秀，富豪千金，而且還是黃浦灘上出了名的美人。盛七小姐肌膚白皙，宛如粉團玉琢，滴粉搓酥，何況她眉目如畫，體態窈窕，分明是典型的東方美人胎子，尤其家學淵淵，見聞廣洽，又是蘭心蕙質，冰雪一般的聰明曉事。一口吳儂軟語，薰人欲醉

收了這樣一名女弟子，紅袖添香伴讀書，幾使宋子文對於他在盛公館的那一段時間，居然不嫌其長，徒恨何短了。

另一方面，看在盛七小姐的眼裏，宋子文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以他的卓越才華，氣宇軒昂，誰都無法否認他將來的前程萬里，不可限量。那俗話所說的「郎才女貌」，就宋子文和盛瑾如來說確為最佳寫照。何況宋子文的英俊瀟灑，風度翩翩，即令在十里洋場，也稱得上是數一數二的人物。

宋子文和盛瑾如從此每日聚首，研讀英文，耳鬢廝磨，暗香浮動，青年男女，相愛日久，當然難免暗生情愫。再加上宋子文的摯友，上海名醫威廉唐的哲嗣，任職江海關道的世家子弟，滬上名公子唐映廬，和唐映廬的令妹，允稱上海名媛，風頭十足的唐瑛，同時也是盛公館的常客。唐映廬兄妹和盛澤丞兄妹相當的熟。藉由唐氏兄妹的不時邀約，相偕作伴。宋子文跟盛瑾如也就漸漸的由書房走向花園，步出了盛公館的大門，若干高級交際場合，從而出現了他們的雙雙儷影，成為被衆人矚目，無任艷羨的一對璧人。

### 郎才女貌墜入愛河

兩人相互愛慕，感情的進展甚速，宋子文爲了鄭重其事，特意挽請雙方好友，到盛公館向莊氏夫人提親。據說：莊氏夫人原來就很愛重宋子文的才華與人品，對於這一門親事，她幾幾乎就要一口答應，然而轉念膝下止有一女，她丈夫盛宣懷又已謝世，似乎還得作慎重的考慮，聽一聽親戚朋友的意見。所以，她的答覆是「等等再說」，讓宋子文和盛瑾如，都曾爲他們的戀愛成功，好事得諧，激起了莫大的希望。

不幸的是，恰好應了「好事多磨」的那一句俗諺，當盛老太太莊氏夫人一旦透露她有意以宋子文爲乘龍快婿，立刻便使盛公館的舊人，提高了警覺。因此不惜聯合起來，在老太太跟前，儘力破壞。



所謂盛公館的舊人，包括盛宣懷在世的時候，即已十分敬重，視同心腹親信的施總管、濮買辦等等。這一幫人都是盛宣懷創業時期的大功臣，他們對盛氏一家的忠心耿耿，並不因盛宣懷之死而稍減。祇不過，長江後浪推前浪，世間新人換舊人，隨着時代的演變，人才的輩出。他們的那一套本領，老早就落伍了。——這原是潮流所趨，無可奈何之事。在宋子文担任漢冶萍公司的前後，已經有大量的新進人才，取他們而代之，掌握了盛氏龐大事業的實權。

施總管、濮買辦以次的這一批盛府舊人，自此只好從各大公司，退到盛公館來，成了盛公館的總管和買辦，他們已不再過問外務，只是在替盛老太太當門立戶，料理家務。對於宋子文等新派人物的登堂入室，大權在握，自難免有咄咄逼人的嚴重威脅之感，因此，不論新派人物對於盛氏事業的貢獻有多麼大，舊派對新派，總是存着甚深的敵意。

如今聽說新派人物中的巨擘，實際掌握漢冶萍公司的宋子文即將成為盛府的東床佳婿了，施總管、濮買辦之輩，不由不暗起恐慌。因此，他們包圍了盛老太太，不斷的在老太太耳邊絮聒，盛宮保的千金「下嫁」自家公司的一員祕書，這一門親事，斷然不能縮定，因為，雙方「門不當而戶不對」。

「門不當戶不對」的理由安在呢？他們振振有詞的說：盛七小姐是盛宮保的千金，而宋子文的家裏却並沒有人在做官。宋家一直在上海辦宗教事業，設立印刷公司，大量印送宗教書籍。

時間雖然到了民國初年，一般人談到婚姻嫁娶，門第之見依然很深，這是不容諱言的事實，盛老太太終於婉拒了宋家的求親。

這是盛公館的舊派人物所獲得的一大勝利，緊接下來，他們便千方百計的排擠宋子文，理直氣壯的以「防閑」為詞，不讓宋子文再教盛七小姐的英語，禁止盛七小姐再跟宋子文相偕外出，經常見面，然後，再施釜底

抽薪，正本清源之計，慫恿盛老太太說服盛澤丞，把宋子文調到漢陽去。

宋子文經由漢洽萍發表的新職是漢陽總公司的會計處科長，漢陽總公司的會計處處長時為顧宗林，下面設三個科，除了新任科長宋子文之外，另兩位科長是楊杏佛和黃日新。

毫無疑問的，宋子文的新職一發表，不但斷絕了他和盛瑾如繼續交往的可能，而且還是明陞暗降。論職位固然科長比秘書為高，可是言實權則總經理秘書跟會計科一名科長何啻天淵之別，依宋子文的心高氣傲他原該拂袖而去，不過他為

中年時期的宋子文先生



顧念兩家的情誼，以及盛七小姐對待他的一片真心，他仍還是到漢陽去打了一轉，委屈一段時期，然後，他便堅請辭職，轉任華義銀行總經理，青雲直上，出人頭地，宋子文已非池中物了。

### 盛四慢客 盛七豪賭

民十年後，宋子文以目光敏銳，作風明快，在我國財經界以少年新銳的姿態，聲譽鵲起，地位日趨重要。

民國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國父在廣州設立大元帥府，續行大元帥職權，宋子文便被延攬抵穗，主持稅務，協助國父，撐過了一段最艱苦的時期，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公佈，八月二日，國民政府設立中央銀行，由宋子文担任首任行長，十六日中央銀行正式揭幕。國父曾經親臨致開幕訓詞，解釋「銀行之最高

信用是現兌」。

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宋子文已榮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民國十六年三四月間國民革命軍底定京滬，宋子文以財政部長之尊，重履上海，熱鬧風光，當然與前大不相同。然而即使宋氏總莞度支，炙手可熱的情況下，他仍然表現得相當謙沖平易，禮數週全，不失民主政治家的恢宏襟度。照說這個時候就該盛老四盛澤丞先去拜會這位中國財經界的天字第一號人物了，然而宋子文却不忘故東，他輕車簡從，前往靜安寺路甲第連雲的盛公館訪候盛澤丞，盛老太太范氏夫人聽說宋部長大駕光臨，深感他不念前憾，先施爲禮，當下真是心花怒放，喜從天降，一迭聲的命丫鬚去催促四少爺趕緊起床，招待貴客，巨耐盛老四鴉片癮太大了，急切間那裏掙扎得起，直慌得親信侍役手忙腳亂，七嘴八舌的加倍噴煙，好不容易把四少爺噴回了三魂七魄，又要忙塞根煙槍，讓他一股作氣猛吸連抽，這才能使他精神振作起來，趕到客廳去接見等候已久的宋部長。然而，宋部長公務繁忙，寸陰是競，他實在無法再枯坐下去了。因此，當盛老四匆匆趕來相見，宋子文早已留刺離去。

盛老太太白着了一陣子急，丫鬚來報四少爺由於返魂回神手術需時過久，結果是讓宋部長坐了個把鐘頭，兩人並不會見着面。這一來不但錯了和宋部長重建良好關係的大好良機，反到慢待得罪了貴賓。這位老太太當場便大發脾氣，把兒子喊來嚴詞斥責了一頓。盛老四挨過了她娘的罵，只好自說自話，自找台階下，向盛老太太自告奮勇的說：

「宋部長和我相交已久，我這些毛病他都是曉得的，決計不會怪罪我一時實在爬不起。要末，明天我起個大早回拜他，他見我起得這麼早法，一定會曉得我是在向他陪不是了。」

叫盛老四起次早，簡直是黃埔灘上的新聞一條。不但從無先例，而且可想而知他要受了多少的罪。祇是他用了這條苦肉謝罪之計，却依然不會和宋部長見到。因爲宋部長往訪盛老四是私誼，他可以直接到盛老四的家

裏去，盛老四要求見宋部長，那就唯有到他公事房。盛老四走進候見室去一看，居然滿屋子都是恭候部長接見的各方顯要，他也曾誠心誠意的挨在人羣之中，排了一陣子隊。却是心中默計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輪得到他進辦公室去，加以方坐一刻鴉片煙癮又發，在那麼許多達官顯要之間鼻涕眼淚當場出彩未免不像話，因此他在連打幾個呵欠以後，祇好知難而退。留下一張名刺再三致意，然後廢然而返。

盛老四盛澤丞除了是鴉片煙老槍之外，又復嗜賭，其實盛家子弟之豪於賭在黃浦灘上是出了名的，盛家子弟賭博的手筆大得驚人，一擲萬金了無吝色，甚至用價值鉅萬的地契當籌碼用。他們在自己家裏卜晝卜夜，呼盧喝雉尤且不以爲足，還不時的上豪華絕倫的大賭場一獻身手。盛七小姐在一度情場失意後，對於賭博不免也發生了興趣，她開始涉足賭場，出手之大也足以令人咋舌。賭博成了她消愁解悶，排遣時光的唯一蹊徑。曾有一次她在福煦路一八一號賭輪盤。福煦路一八一號是上海有史以來最大的賭場，由滬上三大亨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在背後撐腰，憑三大亨交遊之廣闊，手腕之玲瓏，確能做到「往來皆豪客，座中無酸丁」，不是很有點名望和身家的，根本不得其門而入。福煦路一八一號每天輸贏數字之大，實足以驚人。那天「情場失戀」的盛七小姐，在賭場却並不得意。她已經輸了相當可觀的一筆鉅款，但是七小姐一賭氣還奇兵突出，她專押「七」字，不稍變更，因而使她所輸的數字越來越多。

### 邵洵美慌忙避黑注

在五四前後幾與徐志摩齊名的詩人邵洵美，他是上海富紳邵月如的哲嗣，和盛宮保家不但是隔壁隣居，而且還是父子二人雙雙而爲盛家的佳婿。邵月如娶了盛宮保的一位姪小姐；邵洵美則娶了盛宮保的孫女。邵月如、邵洵美父子二人都是賭場的豪客，輸贏大小也不在盛家子弟之下。盛七小姐那日在福煦路一八一號賭輪盤

大大失利時，邵洵美剛好在場，當盛大小姐專押「七」而接二連三的輸下去，邵洵美却專押「二」字居然連中三元，贏了三局之多。這時候盛大小姐決心借借邵洵美的運氣轉移陣地了，她也把大筆賭注押在「二」字上，殊不料賭客之中有一種迷信的說法，一輸再輸的賭注謂之爲「黑注」，十中有九「黑注」再賭下去還是會輸，因此邵洵美一見盛大小姐的「黑注」駕到，爲了怕受她的牽累，趕緊就把自己的賭注移到「七」。果然輪盤方停，大家一看，開出來竟然不是「二」，反倒是使七小姐輸之又輸的「七」了。邵洵美再贏，盛大小姐還是輸下去。這一下惱怒了七小姐，她望着邵洵美一聲冷笑的道：

「好像我們是親眷呀！」

縱然有道是：「賭場無父子」，但是邵洵美終究是小輩，他怕盛大小姐下不了台，因此唯有雙手抱拳，作揖賠不是了。

當宋盛之戀時成爲兩者之間共同遊伴的唐腴廬，和他的令妹唐瑛。前者是滬上聞名的翩翩濁世佳公子，後者尤爲與徐志摩之妻陸小曼齊名的黃浦灘上——甚至可以說是全中國最早的一對交際花。在此必須說明的是：中國——上海有交際花之始，所謂交際花係指風度雍容，姿容絕世的名門閨秀，而又是高級交際場合中羣相矚目的鋒頭人物，第一代如唐瑛、陸小曼，第二代如周淑蘋，卽爲郵票大王周今覺的掌珠，又如陳皓明，則爲駐德大使陳庶青之愛女。第三代如A A殷明珠，F F傳文豪，因爲她們後來都成了電影明星，由而使交際花與明星並稱，自茲以後，那才有如江河之日下了。

唐腴廬是宋子文的好朋友，相當精明幹練，宋氏出長財政部時，便邀唐腴廬爲機要祕書，出入與共，視同心腹，殊不知此一任命反使唐腴廬送了性命。

民國二十年夏，某日宋子文和唐腴廬因公赴滬，宋唐二人都是身材高大，儀表丰偉，兩人都穿西裝，喜歡

戴巴拿馬草帽。這巴拿馬草帽在夏季時，尤已成為宋子文的一項標識。

可是那一天偏偏宋子文沒有戴巴拿馬草帽，而唐腴廬却戴上了一頂，他們相偕在上海北站下車，身畔有兩名執手提機關槍的衛士相隨。

一行四人將要走近剪票口的鐵柵欄，與歡迎人士相晤。驀的有一名壯漢從人叢內閃了出來，一甩手便拋出了一枚長柄手榴彈。手榴彈在月台上轟然爆炸，硝煙四散。與此同時，又有一名壯漢開鎗如連珠，和宋子文的兩名衛士展開激烈的槍戰。上海北站因而槍聲連響，秩序大亂，使槍的壯漢把兩名衛士抵住，急切間衝突不出。緊接着便有十餘名壯漢在向月台猛衝，他們一面衝刺，一面開鎗掃射。驚人的刺宋案於焉發生，凶手的目標在於財政部長宋子文，以其來勢的凶猛，彷彿宋子文很難逃過這一關。

但是宋子文非常機警，他一見手榴彈爆炸，彈片橫飛，他當機立斷，眼見月台距離軌道有好幾尺高，他便縱身一躍，從月台躍下鐵道，然後蹲下身去，由而獲得了良好的掩護。

北站月台內外的槍戰猶在繼續，但是已有大批的軍警趕到，刺客多達十餘人，他們旋即陷於兩面作戰。由於唐腴廬和宋子文身材相仿，他又戴着宋子文的標識巴拿馬帽，因而被刺客們誤認他便是宋子文，成了猛烈攻擊的目標，月台空曠，躲避不及，他當場便被擊中數彈，倒臥於血泊之中。

### 王亞樵是職業凶手

刺客以為行刺目的已經達到，呼嘯一聲，登時就作鳥獸散，可是由於軍警圍捕，終於逮到了十數名刺客之中的四個。

槍戰結束，四名刺客被捕，宋子文從鐵道回到月台上，他急忙去探看唐腴廬的傷勢。這才發現唐腴廬早已

氣絕身亡，宋子文對唐腴廬之死至表憤悼，他立即赴上海唐宅慰唁唐氏家屬，並且存卹頗厚。

四名刺客被押解到淞滬警備司令部，由於當場擒獲，無從狡賴，他們供出了他們的姓名是李楷、劉剛、劉文成和蕭佩章。

這四名刺客都是貴州人，曾在二二八淞滬之戰時，臨時加入過抵抗日軍的第十九路軍，擔任過連排長的職務。從他們的口供裏，供出此次刺宋巨案，係由王亞樵所一手策畫，安排。

王亞樵，字擎宇，號九光，他的同輩人物稱他老九，部下則尊之曰九爺。安徽合肥人，是一個讀書不成的農家子，被桑梓人士目之為搗亂黨。他從民國八年單槍匹馬到上海，浪蕩江湖打天下，從而邀集鋌而走險之徒，組成了我國第一個「殺人公司」淪落為頭一個職業凶手。在黃浦灘上，他早已案積如山，罪證鑿鑿，是一個各方都在嚴令通緝的積犯。

民國廿一年淞滬事變，王亞樵曾命他的黨徒余立奎頂名，而由他自己在幕後撐腰，參加了來自廣東的十九路軍，表面上是說從事對日抗戰。實則是在風聲緊急中，使他的黨徒托庇於十九路軍之下，以免落網被捕。當然，從這個時候起，王亞樵已與常和中央大唱反調，擁兵自重，據地自雄的「西南方面」，發生了關係。

「一二八事變」結束，十九路軍被調到福建駐防，王亞樵和他的黨羽不願意離開上海，因此並未同去。時值「西南方面」陰謀叛變，蓄意行刺中央要人，企圖在京滬一帶，造成緊張恐怖的氣氛。王亞樵既以行刺暗殺為業，雙方自然一拍即合。由「西南方面」付出相當的代價，指定目標，王亞樵則負責執行。

王亞樵在他的黨羽裏面，選定曾經一度參加過十九路軍的李楷、劉剛、劉文成和蕭佩章，還有十名左右的臨時助手。他命李韋担任行刺的指揮，蕭佩章為眼線，偵察宋子文的行蹤。他們擬訂了行刺的計劃，逐步實施。以宋子文遇刺那天凶手之衆多，槍戰之激烈，便可知他們決心一擊而中，宋子文如非洪福齊天，必定難免。

可是宋子文却賴他的機警過人，從容保全了性命，唐腴廬則被凶手誤認，慘死槍下。

宋案發生，真相既白，當局旋即通令全國軍政機關，嚴予緝捕王亞樵及其黨羽。對於王亞樵，更是懸以重賞，限令逮捕到案。因為，除非抓到了他，便不能證實刺宋一案係由「西南方面」所主使。

王亞樵有個弟弟，叫王述樵，倒是在上海頗有名望的一位好律師。因為乃兄的拖累，首被傳訊。接着，又有王亞樵的黨徒洪耀豐、宣熾章、洪東夷等相繼被捕。唯有主犯王亞樵行蹤詭祕，終難捕獲。上海治安當局偵騎四出，唐腴廬的乃兄江海關監督唐海安開徵購逮捕王亞樵的線索。其結果，仍還是被他溜掉。只有參與行刺的李楷、劉剛、劉文成等，或處死刑或判徒刑，王述樵和蕭佩章則獲無罪釋放，方始結束了本案。不過，四年以後，罪惡滔天，一身是血的王亞樵，終於在廣西蒼梧，被治安人員追蹤到了，他曾拼死拒捕，而被當場擊斃。

